

對無畏王子的講法

(SN 46:56)

英譯：坦尼沙羅尊者

中譯：一意孤行

2026年4月18日

如是我聞。一時，世尊住於靈鷲山的王舍城。無畏王子前去拜見世尊，到後，他向世尊頂禮，坐於一旁。他於座上，對世尊說：「世尊，「富蘭那·迦葉」說：『不存在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的「因」和「緣」；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是「無因」、「無緣」的；不存在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的「無見」是「無因」的「無緣」；世尊對此有何說法？』」

「王子，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的「因」(原因)和「緣」(條件)是存在的。「無知」和「無見」是「有因」、「有緣」的。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的「因」和「緣」是存在的。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是「有因」、「有緣」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佛主，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的「因」「緣」是什麼？「無知」「無見」是怎麼「有因」「有緣」的呢？」

「王子，當一個人滯留於「感官慾望」(sensual desire)的「意識狀態」之中，為其所勝，為其所困，無法辨別或看見，那個「逃脫已經生起的感官慾望」的「現成之法」時，這就是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的「因」，這就是「無知」的「無緣」的「無緣」。這就是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之所以「有因」「有緣」的由來。」

「復次，當一個人滯留於「惡意」(ill will)的「意識狀態」之中，為其所勝，為其所困...」

「當一個人滯留於「懶惰」(sloth)和「倦怠」(drowsiness)的「意識狀態」之中，為其所勝，為其所困...」

「當一個人滯留於『躁動不安』(restlessness)和「焦慮」(anxiety)的『意識狀態』之中，為其所勝，為其所困...」

「當一個人滯留於「疑惑不定」(uncertainty)的「意識狀態」之中，為其所勝，為其所困，無法辨別或看見，那個「逃脫已經生起的感官慾望」的「現成之法」時，這就是「無知」、「無緣」的「因」，這就是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的「無緣」。這就是「無知」、「無見」之所以「有因」「有緣」的由來。」

「佛主，這套「佛法的序列」(法次)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王子，它們被稱為『蓋障』(hindrances)。」

「是的，它們是「蓋障」，世尊！是的，它們是「蓋障」，善逝！任何人如果被其中任何一種「蓋障」所征服，都不會辨別或看見什麼是「現成之法」(what has come to be)，更不用說被全部五種「蓋障」所征服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佛主，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的「因」「緣」是什麼？「無知」「無見」是怎麼「有因」「有緣」的呢？」

「王子，比方說，一位僧侶依「遠離」(seclusion)，依「離欲」(離貪、斷愛、燕處超然、昇華的心態 dispassion)，依於「滅」(cessation)，目的是為了「放下來」(letting go)，他培養「正念」，以此作為「覺悟的要件」(覺支)。由於心培養起了「念支」，他知曉並看到了什麼是「現成之法」。這就是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的「因」，這就是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的「緣」。這就是「有知」、「有見」之所以「有因」「有緣」的由來。」

復次，他也培養「擇法」(對內心品質的分析抉擇 analysis of qualities)，以此作為「覺悟的要件」(覺支)...

他培養「精進」(persistence)，以此作為「覺支」...

他培養「喜」(rapture)，以此作為「覺支」...

他培養「輕安」(寧靜 calm)，以此作為「覺支」...

他培養「定」(concentration)，以此作為「覺支」...

“他依「远离」依「离欲」，依于「灭」，目的是为了「放下」，他培养「捨」(equanimity)，以此作为「觉悟的要件」(觉支)。由于心培养起了「捨觉支」，他知晓并看到了什么是「现成之法」。这就是「有知」、「有见」的「因」，这就是「有知」、「有见」的「缘」。这就是「有知」、「有见」之所以「有因」「有缘」的由来。”

「世尊，這套「佛法序列」(法次)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王子，它們被稱為『覺悟的要件』(覺支)。」

「是的，它們是「覺支」，世尊！是的，它們是「覺支」，善逝！任何人只要具備其中任何一個「覺支」，就會辨別並看到什麼是「現成之法」，更不用說具備全部七個「覺支」了。」

“佛主，我攀登靈鷲峰的身心疲憊已然消退，因為我已突破，證見佛法。”¹

英譯註解

換句話說，無畏王子在聽完這次講法後獲得了入流果位。

另見：[MN 58](#);[SN 46:30](#)